

「过早」、热气腾腾的户部巷「烟火气」正在归来
「街」声名鹊起。因疫情变化「暂停」又「重启」后，热气腾腾的繁荣，这里成为连接三镇的交通要道，人气颇旺，过早一条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武汉长江大桥通车，轮渡码头也更加

「烟火」户部巷



▲4月8日，户部巷人员已有不少人员进出。本报记者皮曙初摄

本报记者皮曙初、李思远

江城四月，樱花凋尽，春光更暖。

户部巷的行道树已经绿满枝头，春意盎然。年轻人穿着家居服打羽毛球，老人们戴着口罩在弄堂里踱步，街坊们偶尔聚在一起“唠唠天”，还有人拖着行李匆匆忙忙返回，热干面的香味也在小巷里飘散……

武汉烟火味，最浓户部巷。8日零时起，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，城市正在重回正常轨道。记者连日来来到户部巷，试图从这条百年小巷里，探访过去两个多月究竟经历了什么，触摸武汉正在重生的烟火气息。

过早户部巷

“你们搞么斯啊，不要拍照。”大概是误以为记者要曝光，老陈喊起来，隔着窗子都能感觉到他的怒气。

3月底，记者来到户部巷。户部巷广福坊，狭窄曲折，挂着“武汉热干面”招牌的小店里热气腾腾，老陈正忙着煮面，一大团煮好的面条摆在案板上，冒着热气。摊开、抖散、抹油、再摊开……一旁的电扇呼呼地吹着风，老陈的额头还是渗出细细的汗珠。

“这个叫作掸面，掸完晾冷。吃的时候只需用水焯一下，更劲道，不松散。”老陈的女儿圆圆介绍。这两天，越来越多的老顾客吵吵着“换口味，想吃热干面”。他们一家就“偷偷”地开了张，还特意网购包装袋、封装机，做起网上销售。

“煮这么多，卖得完吗？”

“我们家做热干面十几年，整条街上的人都爱吃。”老陈的女儿一边把芝麻酱、卤水、萝卜丁、酸豆角进行打包，一边说。她手脚利索，话语间充满着武汉女孩的爽朗。

过早，来一碗香气四溢的热干面，是这座城市最具烟火气息的一面。

“过早户部巷，宵夜吉庆街”。说到武汉的烟火气，不能不说户部巷。

武汉人将吃早餐称之为“过早”。一个“过”字，很有气势，就像“过年”“过节”一样，隆重而富有仪式感。他们将早餐“过”得花样百出，名目繁多：汤包、炒皮、油香、面窝、热干面、欢喜坨、锅贴饺、糯米鸡、豆丝、糊汤粉……一顿早餐，可以吃上百种花样。

但是，武汉人过早又是不讲究，很草率的。早晨出门，随便找上一家路边摊，往凳子上一坐，高喊一声：“老板，来碗热干面。”一顿早餐就算对付了。有的人坐也不坐，拎上两个面窝，一碗米粉，匆匆赶路，边走边吃。

所以，武汉满大街都是过早的摊子，门面不大，两三口大锅，或煮或炸，或蒸或煎，再摆几张小桌，放上酱醋佐料，甚至路边随意摆上几把凳子，就算是一家早餐店了。每天从清晨四五点钟直至上午九点，家家门前川流不息。

在武汉，以早餐特色小吃闻名的，当数户部巷。

户部巷位于老武昌城的中心位置，蛇山之北，黄鹤楼下，东临司门口，西临武汉长江大桥下的轮渡码头。司门口是老武昌城的行政中心，因明代布政局、清代按察司的衙门而得名。正对户部巷的民主路连接司门口与长江码头，早在明代就是贯通水陆交通的一条要道。

在明嘉靖年间《湖广图经志》里有一幅地图，上面就清楚地标注着这条狭窄的小巷。清代的时候，小巷东临负责管理户籍钱粮、民事财政的藩署。藩署直属户部，户部巷因而得名。早在清末，户部巷名气日盛，小巷人勤劳务巧，为南来北往的商客船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小吃。

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，武汉长江大桥通车，轮渡码头也更加繁荣，这里成为连接三镇的交通要道，人气颇旺，“过早一条街”声名鹊起。

这条百年老巷，如今已是网红打卡地。不管什么时候来到户部巷，都是一片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，在各个摊位面前，汇聚成一幅幅活色生香的城市表情。

当然，这一切在疫情封控期间，都被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

经历春雨的洗礼，空气变得清新。眼下，进入户部巷的过程仍不轻松，与相关部门以及社区居委会层层联系之后，测体温，扫健康码，实名登记，才终于被允许越卡过关。

卡点处不时有人出入。他们是户部巷的居民，

凭社区开具的“路条”和本人健康码，可以出去购物。一些老人不会用健康码，又嫌去社区开证明麻烦，试图“闯关”，被守在卡口的工作人员一一挡住，颇费口舌地与之讲道理，偶尔还会提高嗓门，激烈地争执一番，老人们最终还是回去，开了“路条”再来。

这些略嫌喧闹的争执，或许更像武汉人思念已久的日常。无论是“闯关者”还是“守卡人”，并不十分在意，转身之后，一笑了之。

民主路、户部巷、自由路三条步行街，构成了如今的户部巷小吃街。一些社区居民拎着米油蔬菜在街上走过，还有穿着红马甲、戴着红袖标的人员，分发这些物资，他们是社区里的志愿者。

店铺还没有开门营业。蔡林记热干面、老谦记豆丝、脆皮五花肉、壹米大薯条、徐嫂糊汤粉……这些平日香气飘满巷，让人口水四溢的小吃店，此刻都香味难觅，只有那些熟悉的招牌依然醒目，默默守候。

广福坊、鸡祥巷这些背街小巷里，越来越多的居民走出家门，或在巷口闲聊唠天，或者在转角溜达休息，年轻人干脆拿出球拍，打起了羽毛球，小巷中回荡着击球的砰砰声，增添不少生气……

通过战“疫”，社区的凝聚力增强了

与民主路和自由路垂直，一条约150米长的老巷子，才是最早的户部巷。

在明嘉靖年间《湖广图经志》里有一幅地图，上面就清楚地标注着这条狭窄的小巷。清代的时候，小巷东临负责管理户籍钱粮、民事财政的藩署。藩署直属户部，户部巷因而得名。

老巷子里，一位老人戴着口罩默默在地上书写。他用一支自制的巨大“毛笔”，一笔不苟在青石地板上写下一篇《武昌揽胜图》：“武昌古郡，华夏名城。江腾汉汇，人杰地灵……起义门举枪鸣炮，威震层云。都督府帷幄运筹，皇冠永落；中山舰英雄抗敌，亮节长存。农讲所燃一盏明灯，照亮沉沉黑夜……”

老人叫蒋君臣，已年过七十。他告诉记者，发生疫情以后，他和老伴两个人被困在家里，与儿女们分隔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用扫帚柄、沙发海绵和饮料瓶为材料，自制地书笔，练习写地书。刚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写，现在可以出门，就在巷子里来写了。

“院子里地不平，笔磨损得快，这里地平，好写多了。”回顾刚刚过去的两个多月，老人十分感慨，“不能光坐着看电视，得找点事情做啊。”

沈小妹则不愿回顾过去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。她是武昌区中华路街户部巷社区党委书记，面对记者的追问，她只是反复说道：“都过去了，蛮难蛮难的时候已经过去，现在一切都在好转……”

但是，她忽然夺眶而出的眼泪中，便能明白，那是一段多么难熬的日子。

1999年开始从事社区工作，社区书记、主任“一肩挑”12年，沈小妹“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情”。

8614人的社区，6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200人，20多人确诊新冠肺炎。“我们属于老旧小区，没有物业管理公司，社区要直接面对居民。”沈小妹介绍，社区只有12名工作人员在岗，其中11人是女同志。

“疫情初期，大家都很恐慌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，只能做一些安抚、对接就诊、转运等基础性工作。大家都是多年的街坊邻居，看着他们患病我们也很难受。”沈小妹说，“慢慢地才开始比较有序、有条理，也会根据大家症状和轻重缓急给予建议和合理安排。”

“即使最无助的时候，大家还都保持克制和理性。为了保护我们，一些发热病人自觉与我们保持距离。”沈小妹说。

随着志愿者不断加入，下沉干部也陆续赶到，人员力量、各种物资逐渐充裕。抗击疫情的战线迅速形成，管控措施也更加严格有效。四通八达的小巷被蓝色的围挡挡住，只留下一个进出口，并安排人员24小时执勤。居民生活物资保障体系也逐步建立，团购、分发，针对老人还会送菜上门。

67岁的熊先武是土生土长的户部巷“原住民”，曾经做过户部巷商会会长。除夕之夜，已到黄陂盘龙城与家人团聚的他，硬是让女儿开车送回了户部巷，成为第一个加入社区的志愿者。

他讲了一件事：住在广福坊的朱清清（化名），邻居老两口一个确诊一个疑似，把她吓得不轻。她高度紧张，这种紧张还在微信群里蔓延。为了解缓她的思想压力，我每天忙完后都在微信上问她家

里的情况，跟她家人聊聊社区的消杀工作和政府的政策措施，从广福坊一带路过的时候，我会上门为她家送去一些消毒药，时常提醒她要少出门勤洗手多通风。社区受赠的萝卜白菜，我也会隔段时间为她家送上一一些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朱清清的情绪算是稳定了。她还主动联系，要向社区捐赠资金。

“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大家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一些陪伴和关心，我作为党员，义不容辞。”熊先武说。

“疫情对基层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也让我们反思摸索和提升基层工作的方法。”沈小妹拿出手机，多个微信群不停地闪烁，“我们对原有管理体系进行了重新梳理，建立五个联络群，每个群里配备两个志愿者、两个社区干部，还有日常生活服务的人员，群众一有需求我们就立刻响应。”

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屋顶漏水、下水道堵塞、电器故障等问题，专门协调人员上门服务；为了解决居民无法理发的难题，先后组织3次集中理发活动。

“社区不能做成机关。有人管事、有人响应，群众才不会着急。”沈小妹说，这也是她总结出来的经验，“通过战‘疫’，社区的凝聚力一下子增强了。疫情是考验，过程中发现一批能够扛事干事的志愿者，把他们团结起来，也是自治管理的新开端。”

志愿者，最后一公里的防控战线

艰难时期，让人看到了守望相助的温暖。

60多天来，熊先武一天也没休息，转运发热病人，给社区进行全面消杀，解决居民每一个困难求助，帮助居民采购生活物资……虽不是社区工作人员，这位67岁的老人却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，一直活跃在抗疫一线。

熊先武祖屋就在户部巷老巷子里。一街一巷，既是他童年的乐园，也是他谋生、立业的地方。2003年，“汉味早点第一巷”开巷，作为下岗职工的熊先武是第一批入驻个体户。

“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天可以卖50斤大米的粥。在这里，我赚来人生第一桶金，过上了小康的生活。”熊先武说。

疫情暴发以来，我自己也经历了由紧张、到恐慌、再到平静的心理战。如今，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。我觉得，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，我们普通人也应该挺身而出，每个人分担一点，助她一起渡过难关。”

从正月初一开始，熊先武每天都要发朋友圈，记录当天的感触。“不为别的，就为了告诉我的亲朋好友，我此时平安无恙。”

有时候，他记录了自己内心的自豪：户部巷社区自由路30号，一居民家卫生间堵了，在没有专业疏通工具的情况下，能亲自用手去疏通，我大胆地说，没有多少人能做到。”

有时候，他也道出满腹委屈：转运确诊病人，为居民团购蔬菜当一名搬运工，我也怕死，我也累，这把年龄还要挨骂，说句心里话，我都不知道是为了啥。

有时候，他还会写下几句生命的感悟：虽我已入老年，但这次疫情让我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。“我不是不累，只是不想当逃兵。”他对记者说，有时候躺在床上都起不来，可是睡一晚爬起来还是继续顶着干，现在想起来也挺自豪，“毕竟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我为我的社区拼过命！”

如今的户部巷，大大小小商铺有300多家。突发的疫情，让许多店老板都滞留下来，他们不能返乡，也无法经营，一些人自发加入志愿者的队伍中来。

志愿者的工作琐碎琐碎，却又不可或缺。他们是“采购员”，为街坊邻居买菜买药；又是“安全员”，为社区大街小巷搞消杀；他们有时是“心理疏导师”，接待来街访巷；有时又是“防护员”，在卡口蹲守……

45岁的王帮俊来自十堰，来户部巷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在自由路经营着一家餐馆，取名川娃子牛杂馆。“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。”

“社区工作人员都是女同志，购买、分发物资这样的事情自然而然落到我们头上。”“老汉口湖北特产”店铺老板胡先如介绍，“一次团购就是1000多份，肉、米、面、油常常好几吨重，基本上靠我们搬运分发。”

一次，一位孕妇要生产，打电话给社区求援。没有电梯，只能用担架接力。楼梯十分狭窄，只能一点一点地挪，既要保证人员安全，又要和时间

赛跑……“从五楼抬到一楼，在把孕妇送上救护车时，衣服全都湿透。”“壹米大薯条”商铺老板王振学说。

熊先武对志愿者们赞赏有加，他们不计得失，不惧生死，洒汗水，抗疲倦，受委屈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牢了最后一公里的防控战线。

沈小妹介绍，除了社区工作人员，户部巷社区有志愿者48位，下沉干部47位，单位就近服务社区人员10位，大家齐心协力轮流上岗，分为团购组、消杀组、巡逻组和应急组，全方位保障社区安全和居民健康。“到3月中旬，我们已经连续20天无新增疫情，顺利通过‘无疫情社区（小区）’审核。”

她说，等疫情结束，应该给每位志愿者的店铺挂一块荣誉牌。

重启步伐并不轻松

为了打造更好的旅游体验，2019年，户部巷升级改造。从三条主街到背街小巷，角角落落都画上了老武汉风情壁画：肩挑背扛的老码头、老堆场，纳凉喝茶怡然自乐的老街生活，修包、织布、捏面人、吹糖人等民间老手艺……一幅幅栩栩如生，身处其中给人一种恍惚的穿越之感。

“这些画真是绝了，点缀之下，巷子一下子活了。”鸿翔巷头，一位居民对记者说。

易兵坐在一辆三轮车上，看着墙上的壁画出神。他来自恩施巴东县，经营着一家豆皮店，封城那天已经赶到高速公路路口，结果还是被滞留在武汉。

“十几平方米的店铺一个月租金就超过两万元。加上年前储备的原材料变质，损失太大了。”易兵想起坏掉的几大筐上千只鸡蛋，十分心疼。

“从武汉过第一巷”，到“汉味小吃第一街”，户部巷已经成为武汉人气最旺的旅游点之一。高峰的时候，每日游客超过10万人次。

眼下，这些对旅游业高度依赖的店铺，很多陷入了困境。户部巷烟火气正在重生，然而，重启的步伐并不轻松。

“荆源楚味”店主韩燕明来自黄冈蕲春县，2015年带着13年打工积攒下来的30多万元钱来到户部巷打拼，和朋友合伙经营湖北特产生意。

见到记者时，他正筹划着把店铺重新开张。店铺里，商品摆得整整齐齐，但存货已经不多。“反正没办法经营，索性捐赠给为武汉拼过命的援鄂医疗队。”

韩燕明说，疫情导致店铺损失惨重。“原本为了分散风险，又买下了一家铺子，计划正月初三开业的。现在成了最大的窟窿。3家铺子一个月的租金就将近10万元，一个季度不开门，就基本相当于十几年的积蓄打了水漂。”

旅游业的恢复并非一朝一夕。店铺老板们希望人们尽快恢复对武汉的信心。

“快乐驿站家常菜”是户部巷为数不多的开门店铺，老板谈友友正在忙碌着准备午饭。“一线防疫人员加上隔离点的隔离人员，全部由我提供。至少两百多份。”

从早上四点多起床，谈友友几乎没有休息。他说，“两百多里人不少是老人，所以我们还要给他们另做一些，比如鸡蛋羹、稀饭什么的。”

来自鄂西北大山深处的，不到20岁就出来闯荡，年近半百，谈友友在武汉安家。“房子位于白沙洲，虽然比较偏远，好歹扎下了根。”

“社区找到我的时候，我也非常害怕。那时，刚刚封城，街上几乎没有人。但既然政府找了我，是信任，我就要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。”

谈友友并不是党员，却对这项“政治任务”看得很重。员工都返乡了，就临时招聘，甚至拉来亲戚再来帮忙。

经历户部巷的数次改造，谈友友还是有很大感慨。“每次提档升级，户部巷就会焕发新颜，越来越好。不过，户部巷也有些不足，缺一个大型停车场。游客多的时候，街上人挤人，游客们都反映不好停车。”

“疫情结束，游客愿不愿意来还是一回事儿。户部巷恢复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。”谈友友筹划着先把网购弄起来，熬过这段艰难的时光。

历史上，这里曾是老码头。户部巷便因码头而兴，“过早”的文化也是码头文化的一部分。舟车络绎，人气鼎沸，汇聚江汉五粮、天下干鲜，汉

味小吃杂糅了南北之风、东西之味，品类繁多，经久不衰。

民主路的尽头，就是武昌江滩，武汉长江大桥高高矗立。透过围挡的缝隙，可见宽阔的江面上，巨轮穿行。

承载了抗战的岁月、见证了武汉发展的沧桑

4月8日，经过76天的顽强坚守，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，有序恢复对外交通，人员凭健康“绿码”安全流动。标志着湖北保卫战、武汉保卫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记者再次来到户部巷，入口处，依然是层层审查：“全副武装”的志愿者荷“枪”而立，逐一排查，扫健康“绿码”，用测温枪测量体温。

民主路上，24岁的王晋建正在带着女友游玩。“因为疫情滞留，这是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出门。”

王晋建来自湖北随州，大学毕业后在武汉从事线上教育行业。平时忙于工作，周二周三是他的休息日。在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的这个重要的节点，听说武汉“解封”了，专门带女友出来“见证”。

离汉通道“解封”，但社区管控仍未解除，户部巷的商铺大都还没有开门。王晋建有些遗憾，说：“但能出来走走，看看春天的景色，也是很好的。”

在社区党群活动中心，热闹非凡。一边是政务办理柜台，电话铃铃作响，社区工作者正在紧张忙碌处理；一边却是热闹的“超市”，米、肉、菜等成批的物资堆成一堆，购物车、拖货物的平板车往来不息，不时有居民过来认领物资。

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集中团购生活物资了。”沈小妹说，疫情形势持续转好，超市已经营业，居民可以凭借“健康绿码”外出自行购物。她介绍，社区的硬隔离正在解除，越来越多的居民需要外出上班，加上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们陆续回岗上班带来的社区人手减少，人员流动带来的管控压力也越来越大。

“新问题新考验层出不穷，是社区真实真实的状况。疫情初期，主要面临人员收治问题，收治完成后又面临保障物资供给，现在又面临风险长效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压力。”沈小妹介绍，“反正没办法经营，索性捐赠给为武汉拼过命的援鄂医疗队。”

韩燕明说，疫情导致店铺损失惨重。“原本为了分散风险，又买下了一家铺子，计划正月初三开业的。现在成了最大的窟窿。3家铺子一个月的租金就将近10万元，一个季度不开门，就基本相当于十几年的积蓄打了水漂。”

旅游业的恢复并非一朝一夕。店铺老板们希望人们尽快恢复对武汉的信心。

“快乐驿站家常菜”是户部巷为数不多的开门店铺，老板谈友友正在忙碌着准备午饭。“一线防疫人员加上隔离点的隔离人员，全部由我提供。至少两百多份。”

从早上四点多起床，谈友友几乎没有休息。他说，“两百多里人不少是老人，所以我们还要给他们另做一些，比如鸡蛋羹、稀饭什么的。”

来自鄂西北大山深处的，不到20岁就出来闯荡，年近半百，谈友友在武汉安家。“房子位于白沙洲，虽然比较偏远，好歹扎下了根。”

“社区找到我的时候，我也非常害怕。那时，刚刚封城，街上几乎没有人。但既然政府找了我，是信任，我就要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。”

谈友友并不是党员，却对这项“政治任务”看得很重。员工都返乡了，就临时招聘，甚至拉来亲戚再来帮忙。

经历户部巷的数次改造，谈友友还是有很大感慨。“每次提档升级，户部巷就会焕发新颜，越来越好。不过，户部巷也有些不足，缺一个大型停车场。游客多的时候，街上人挤人，游客们都反映不好停车。”

“疫情结束，游客愿不愿意来还是一回事儿。户部巷恢复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。”谈友友筹划着先把网购弄起来，熬过这段艰难的时光。

历史上，这里曾是老码头。户部巷便因码头而兴，“过早”的文化也是码头文化的一部分。舟车络绎，人气鼎沸，汇聚江汉五粮、天下干鲜，汉

味小吃杂糅了南北之风、东西之味，品类繁多，经久不衰。